



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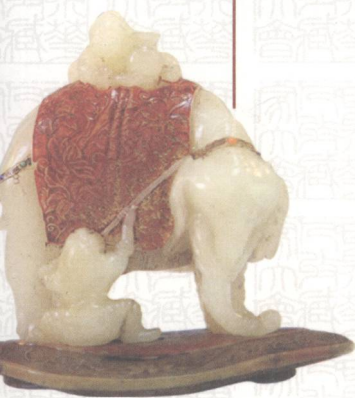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出版中心

名家谈收藏

经验篇

上

王世襄 · 陈佩秋 · 丁绍光 · 韩天衡
曹仲英 · 张宗宪 · 黄君实 · 刘冰
徐政夫 · 杨伯达 · 葛师科 · 蔡斯民



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 主编

名家護收藏

经验篇

上

東方出版中心

序

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，在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，在文艺、历史和科学三大领域都留下了无数极具价值的瑰宝。以艺术为例，书画、青铜器、瓷器、碑刻、古玩、手稿、家具、服饰等等，无一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。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热爱收藏，富有情趣的民族。千百年来，通过这些瑰宝的保存、传承和研究，延续了文明的血脉，陶冶了子孙后世的情操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进入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，华人地位一落千丈，国之瑰宝流散域外。20世纪后期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，催生了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，中华文明再一次为世人瞩目。海内外华人的勤奋和创造，使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大为改观，盛世收藏随之复兴。2008年10月金秋，全球华人收藏家云集上海，召开了首届华人收藏家大会。业界精英济济一堂，老友新朋互相切磋。大会以“收藏：感知文明，怡养情致”为主题吸引了各路专家、学者。会议期间，三十余位专家作了演讲，一百多人提交了书面论文和采访录。

在会议成果的基础上,东方出版中心与大会组委会合作,将上述文章予以编纂加工,编成《名家谈收藏》四册,以飨收藏界同道。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希望大家引为关注,共同推进中国收藏文化的研究,进而促进中国收藏学的建立。

王仲伟
2009年6月5日

目 录(上)

序 / 1

由我得之 由我遣之 / 1

——王世襄先生访谈 / 石建邦 刘德媛

医缘芳耕陆地花 / 7

——陆芳耕先生访谈 / 夏文萍

国宝无价 报国有心 / 12

——杨永德先生访谈 / 刘德媛

诗意书画 纯美境界 / 16

——曹仲英先生访谈 / 乔文安

书画鉴定是让人耗尽心血的工作 / 26

——陈佩秋先生访谈 / 陈启伟 刘德媛 徐杰

玉文化的脉络 / 36

——杨伯达先生访谈 / 石建邦

文玩话春秋 / 42

——陈重远先生访谈 / 石建邦

活到老 学不了 / 50

——张宗宪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收藏: 重在感情, 未必一定贵重 / 57

——蔡斯民先生访谈 / 杜南发

一位老人的文化之旅 / 66

——刘冰先生访谈 / 夏文萍

收藏是人的本能 / 74

——夏更起先生访谈 / 蒋潇睿

兴趣: 收藏第一要义 / 81

——黄君实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衔觞赋诗 以乐其志 / 94

——葛师科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为收藏家立传 / 106

——郑重先生访谈 / 石建邦 周隽

艺术价值是收藏的关键 / 111

——王良福先生访谈 / 丁峰 刘德媛

西洋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家 / 117

——唐无忌先生访谈 / 朱晓东

力所能及 心之所好 / 125

——陈德曦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半世荣宝情 / 131

——米景扬先生访谈 / 石建邦

翰墨因缘四十年 / 141

——许祥杰先生访谈 / 丁峰

艺术家和收藏家的文化责任 / 148

——丁绍光先生访谈 / 刘德媛

见证中国市场 / 154

——赵榆先生访谈 / 蒋潇睿

收藏是我的老师 / 163

——韩天衡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观想: 美的发现和想象 / 173

——徐政夫先生访谈 / 张春记 方欣

我的鉴藏之路 / 185

——萧平先生访谈 / 刘德媛

收藏家应该尊重艺术 / 192

——梁洁华女士访谈 / 倪淑颖

独具慧眼 推陈出新 / 197

——吴继远先生访谈 / 刘德媛

不要把藏品束之高阁 / 202

——陈嘉康先生访谈 / 刘德媛

在收藏过程中学习 / 210

——傅金洪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依据兴趣 不要盲从 / 217

——任道斌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注重艺术的内在美 / 224

——廖志祥先生访谈 / 张春记 倪淑颖

在收藏中获得启发、乐趣 / 231

——罗启妍女士访谈 / 刘德媛

对古物要有这片“养”的心 / 237

——傅益瑶女士访谈 / 倪淑颖

艺术机构在艺术品市场的桥梁作用 / 246

——金董建平女士访谈 / 倪淑颖

中西合璧的探索者 / 252

——李华弋先生访谈 / 张春记 方欣

收藏与鉴定答客问 / 259

——徐建融先生访谈 / 王永林

收藏的内涵是收聚贮存 / 272

——卢辅圣先生访谈 / 倪淑颖

艺术品应该藏之于民 / 282

——劳继雄先生访谈 / 夏春青

由我得之 由我遣之

——王世襄先生访谈



王世襄，号畅安，1914年生于北京，祖籍福建福州。小学、中学在北京美国学校读书，燕京大学文学学士、硕士。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、陈列部主任，中国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，第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委员。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，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。

采访日期：2008年4月23日

采访地点：北京王世襄寓所

采访者：石建邦、刘德媛（以下简称“采访者”）

被采访者：王世襄（以下简称“王”）

采访者：您收藏的家具如今都在上海博物馆，有没有“舍不得”的心情？

王：没有。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，获得知识，归宿得当，能起作用，我不但舍得，而且会很高兴。当时，香港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，想买我的家具捐赠给上博。我提出的条件是：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，自己一件也不能留。如同意，连收入《珍赏》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，全部出让。而且我不讲价钱，你给多少是多少，只要够我买房迁出旧居。其实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1/10，但我心安理得，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好去处。就这样，搜集了40年的79件家具全部进了上博。还有，79件中有明代的牡丹纹紫檀大椅，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。在《珍赏》中只用了一件，出现过两次。按照我和庄先生的协议，我只需交出一把，可以自留三把，但我四把全交了。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，太难得了，我不愿拆散它们。四把椅子在我家中多年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，到上博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，家具终于得到自在的安身

之所，那多好啊！

《珍赏》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，出书前我已经送给了杨乃济先生，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。过了几年，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，我后来又无偿捐给了上博。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，共计80件了。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“由我得之，由我遣之”的态度，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，就很满足了。物归其所，问心无愧，便是圆满的结局。想永久保存，连皇帝都办不到，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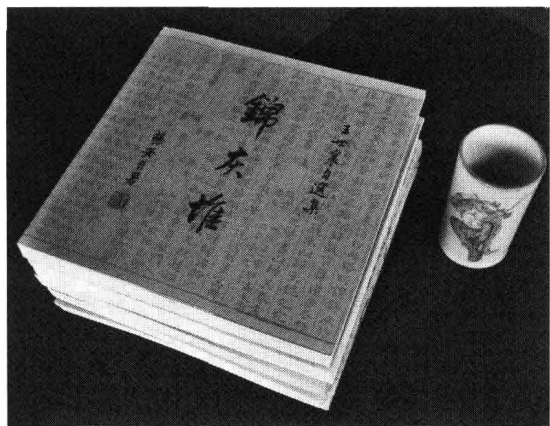
采访者：《明式家具珍赏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内外具影响力的文物图集，先后有中、英、法、德等九个版本问世，被海内外学者推崇，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家具的？

王：20世纪40年代初，在四川宜宾李庄，也就是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时候，我经常阅读有关建筑的古籍，对《营造法式》和清代则例的装修及家具产生了兴趣。后来，又读到德国人艾克著的《中国花梨家具图考》。我认为中国家具中国人自己不能不研究，并暗暗立下了赶超的志愿。之后40余年，搜集与研究同步并进，除文革期间外，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终止过，直到1985年出版第一部著作——《明式家具珍赏》。

采访者：您现在还写有关家具的文章吗？

王：我现在已经很少写家具的文章了，承认自己落后了，不懂了，如想写必须重新调查、学习。一是近年来有很多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，有的品种根本没有见过，既不了解木材的形态色泽等，做成家具就更说不清了。二是由于古旧家具的升值，仿制修配，不惜工本，发明了不少新方法，甚至连新科技都用上了。制作者们讳莫如深，严格保密，不下功夫搞好关系，无从得知。三是当年编写家具书，除自有者外，他人所藏的

也都经过仔细过目。近年中外各地，藏者大增，自然有不少品种、造型为我过去所未见。如想增补，首先须审查实物，看有无修配改造。家具散在各地，很难如愿。如想使用照片，又涉及版权问题，困难更多。如何才能使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，我知道当怎样去做，只是90衰翁，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还有当年《珍赏》、《研究》两书，线图有数百幅之多，皆出老伴荃猷之手。她已先我而



王世襄著作

去,今后还有谁能为之制图呢?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超长的铁梨大供桌的文章。该物件十分罕见,曾求一位内行朋友去广州为我仔细观察了两次,查明没有修配改造过,是“原来头”(家具行术语,即未修补过),才敢动笔。可见我现在要写篇家具文章多么不容易。

采访者: 能否说说家具收藏过程中的轶事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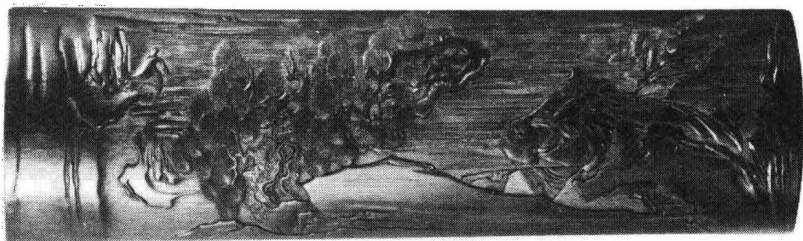
王: 20世纪50年代初,我在通州一个回民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机凳,非常喜欢。可惜藤编软屉已破裂,但没有伤筋动骨。我要买,老太太说:“我儿子要卖20元,打鼓的只给15元,所以没卖成。”我掏出20元钱,老太太说:“价钱够也得我儿子回来办,不然他会埋怨我。”我等到天黑还不见他儿子进门,只好骑车回北京,准备过两三天再来。不料两天之后在东四牌楼挂货铺门口看见打鼓的王四。王四坐在那对机凳上。我问他要多少钱,他说“40元”。我说:“我要了。”恰好那天忘记带钱包。待我取钱马上返回,机凳已被红桥经营硬木材料的梁家兄弟买走了。自此以后,我常去梁家。兄弟二人,每人一具,就是不卖。我问是否等修好再卖。回答说:“不,不修了,就这样拿它当面盆架用了。”我眼看着搪瓷盆放在略具马鞍形的弯架上,束手无策,心中焦急。后来在历时一年多的日子里,我先后去了20次,最后花了400元才买到手,恰好是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。

采访者: 为什么您爱说自己不是收藏家?

王: 收藏不单靠眼力、靠自己爱好,钱财对收藏也十分重要,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,说明我根本不具备收藏家的条件。长物可能很珍贵,也可能只是一把破笤帚,我的长物多接近后者。这些长物,有的或许有研究价值,有的或许有欣赏价值,但未必有经济价值。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。

采访者: 您的收藏之道是什么?

王: 我没有收藏书画,没有收藏瓷器,没有收藏玉器,更没有收藏青铜器,因经济所限,对这些都不敢问津。只是用几元或一二十元的价格,掇拾于摊肆,访寻于旧家,人舍我取,微不足道。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,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;辨正文物之名称;或是坐对琴案,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;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。在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,当时我能坦然处之,未尝有动于中。由此顿悟人生价值,不在据有事物,而在观察赏析,有所发现,有所会心,使上升成为知识,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。这是我多年来坚守自珍,孜孜以求的。故宫博物院三反冤狱,查不出问题,取保释放但开除公职。释放后,我反而买得更多了。当然,受经济能力的限制,只买便宜的,破烂



清代 臂搁

家具等。值钱的文物我当然买不起。

采访者：您是如何琢磨一件东西的？

王：有四个步骤：一、凭直觉；二、见实物，把真实的东西拿在手里面把玩、体会，来获得感性体验；三、搞清楚实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，看清楚其机理和内部构造；四、研读相关文献。

采访者：木器家具与漆工是密不可分的，您所撰写的《髹饰录解说》是对《髹饰录》的注释和讲解，据说《髹饰录解说》从完成到出版历时达40年，是否可以谈谈《髹饰录解说》出书的历程。

王：提起这本书我要先说朱桂老，即朱启钤先生（号桂辛，我国古建筑、髹漆、丝绣等门学术研究的奠基人），他在中国文化传承上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。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——“古物陈列所”和“营造学社”是他创建的。朱桂老自筹资金刊刻了两本重要的书，宋本的《营造法式》和《髹饰录》。《髹饰录》（明·黄成撰，明·杨明注）是我国仅有的一部古代漆工专著，此书在中国早已佚失，只有孤本藏在日本。朱桂老写信给日本一位知名的学者大村西崖请他抄录副本，然后将他抄录的副本找人精刻，连同新刻的《营造法式》一同送至商务印书馆准备大量印刷。但当时遇上日本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，所以还没开始印刷，两书刻版就被毁坏了。1945年我从重庆回到北京，朱桂老就把《髹饰录》交给我，希望我读懂此书。1949年8月，我从美国考察博物馆归来，他又一次郑重地对我说：“你现在回到故宫工作，是个有利条件，应该下些工夫注释此书。”当年冬天，我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对这本书进行解说。那时，我有空就到古董店、挂货铺、晓市、冷摊和收藏者的家里观摩实物，又遍访北京的髹漆匠师，拜老匠师多宝臣先生为师，同时研读有关文献，历时九年，到1958年才大致完成此书。此前我因对故宫处理不公鸣放时提意见被划为“右派”。所以写出书来，无法出版。后来就自己花钱刻蜡版，油印了200份，分送给各大图书馆、艺术院校、工

艺美术工厂和研究所,作为漆工艺的参考书,封面上没用自己的名字,只印了自己的号“王畅安”。当时为了油印出版的事还差点挨批斗。此后20多年,不能出版此书,我仍继续研究、修改,经过许多周折,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,此书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。之后,又作过几次修改,1998年再版方有彩图。

采访者:您通过对明清家具的收藏、研究与保护,中国古典家具不仅得到了保护,还走出了传统玩家的狭小天地,造就了一个社会行业的发展。您认为传统的漆器工艺是否会得到同样的保护与发展?

王:我一直想恢复传统漆器工艺,但与古代家具相比,古代漆工艺品种的恢复比较难。第一,漆器不像家具那样具有实用价值。第二,漆器的制作工艺复杂,制作时间长(正规漆器制作很需要时间,它的胎子一天上一道漆,要一两天才干。制作一个漆器需要上一百多道漆,这道工序本身就要用一年的时间,成本太高,做好了很有价值,做不好一文不值),这导致漆器制作成本太高。所以漆器在唐宋时期已经被瓷器代替。日本的古漆器工艺恢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如提高社会的艺术欣赏水平,漆器有希望被人重视一些,但恐怕不可能像家具行业那样兴旺。



清代 寒山拾得笔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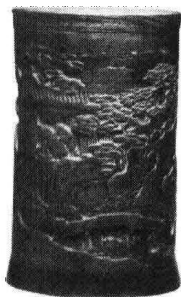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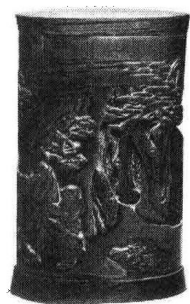
采访者:您的收藏习惯有否受到家庭影响?

王:我的父亲王继曾,毕业于南洋公学,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进修,由此开始他的外交生涯。1909年,父亲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,旋即改任法国留学生监督,携我母亲再度赴法国巴黎。民国初年,他回国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。我父亲在工作之余喜欢逛古玩店。1914年,父亲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,就是我居住约80年的京城老宅。1920年,父亲出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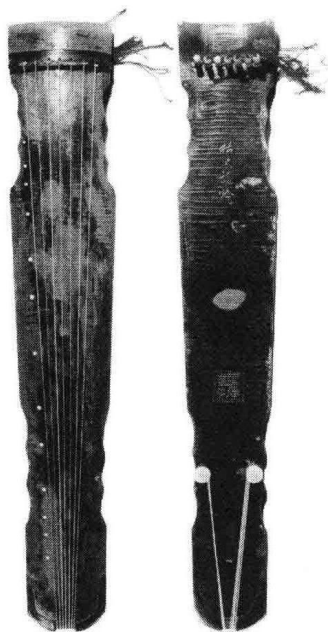
事务。两年后，他任满归国。随后，曾经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。但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。后来首都迁南京，北京日益萧条，他没有工作，有两所出租房租不出去，生活很窘迫。过去买的一些宋元瓷器和明青花都变卖了，藉以生活。母亲也从此时得了高血压，和生活窘迫有关，50多岁就去世了。不然的话，还可以多活几年，多画一些画。

我母亲的家位于江浙两省交界处的南浔小镇，濒临太湖，南浔住有不少大户人家。金家就是其中之一，很富有。我外公一直住在南浔镇，发家立业的是他的父亲，做蚕丝生意。外公没有出过国，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，办电灯厂，投资创办西医医院，把我的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到英国留学。1900年，金家兄妹漂洋过海，前后历时五载，这在当时是少有的。1905年，他们学成归国后均各有成就。大舅金北楼先生是非常有名的画家，民国时期，北方画家多出其门下，可惜他去世得早，没有留下很多作品。二舅金东溪、四舅金西都擅刻竹。尤其四舅搞了一辈子竹刻，被公认为该领域的“近代第一家”。我母亲也是当时女画家中的杰出者，尤擅鱼藻，字也写得好，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。

我家祖上三代，高祖王庆云，任山西巡抚，《清史稿》有传。伯祖王仁堪1877年状元，任镇江、苏州知府，有政声，敢直陈时弊。下一辈中有跻身洋务、从事外交的使节。他们的官宦生涯，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养成的通达时事、兼备中西、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，无疑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为人和治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

清代 黄杨笔筒



唐琴

医缘芳耕陆地花

——陆芳耕先生访谈



陆芳耕, 1912年出生于江苏镇江。20多岁就读南通医学院, 终身从医。20世纪30年代末赴台湾。先后在台湾招商局、台航公司等机构做医生。后定居美国洛杉矶。与渡台书画家交往颇多。

采访日期: 2008年8月8日

采访地点: 美国洛杉矶

采访者: 夏文萍(以下简称“采访者”)

被采访者: 陆芳耕(以下简称“陆”)

采访者: 请您谈一谈与医结缘的过程, 好吗?

陆: 我于1912年出生在中国江苏镇江。虽然父亲不行医, 但受两个行医舅舅的影响很深。其中一个舅舅从江苏南通医学院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, 师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著名的山轮德宽教授, 此人是30年代名药仁丹的监制者。20多岁开始, 我追随舅舅的足迹, 就读南通医学院, 从此终身与医为伴。

20世纪30年代末, 为了给一个朋友治病去了台湾,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。在台湾行医, 我始终恪守医德仁术, 困难时期, 穷人来看病常常分文不收。我先后在台湾招商局、台航公司等机构做医生。最终来美国洛杉矶定居。

采访者: 您是如何和溥心畲先生结为知己的?

陆: 我与溥老结识缘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 20世纪50年代我台北的家正好与溥老家紧挨着。但彼此并没有什么来往。有一年, 溥老患肾结石。他起初非常相信中医, 但这种病不是中医能治得好的。溥老找了一位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西医治疗, 几次下来

效果不彰，他皇家少爷脾气就上来了，他是清道光皇帝的曾孙，恭亲王的嫡孙。这位德国回来的医生被他骂得没办法，便向他推荐说，你家邻居就是一位好医生，治肾结石很有经验。我就这样结识了溥老，并很快治好了他的病。溥老非常高兴，送给我两块匾，其中一块匾上写着“术精医伟”四个大字，另一块写着“恒其德贞”。从此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去溥老家看病时总被他的文采妙笔所感染，也受到众多艺术品和文人墨客影响，便逐渐喜欢上艺术品收藏。当时有很多人拿字画让溥老辨别真伪，我也有心在旁边学习揣摩，久而久之我也觉得自己长进不少。有一次俞济时拿来一张称是赵孟頫的画，溥老一看就说是假的。事后他跟我说，赵孟頫的字比画好，且不说那画怎么样，画上的题字都不如我写的，你说那画是真的吗？短短几句话让我受益匪浅。记得有一天，别人拿来一件董其昌的砚台，是端砚。溥老叫我来一道观赏，他一看就很喜欢，让我和人家商量，能不能用他的字画来交换。那人说自己字画已经很多，要的话就用钱买，溥老得知后有些为难，我当时做医生手头比较宽裕，于是就花钱把董其昌的端砚买下来送给他。他高兴得不行，对我说，这儿的字画随你挑。他太太也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后来当溥老送别人字画怕太太阻挡时，就会说是送给陆医生的。溥老鉴别字画真伪时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认为是真品时，就会写评语，认为在两可之间时他反而会题诗文。

溥老非常勤奋，基本上是从早晨起来洗把脸就上案台，早、中饭都会在案台上吃，即使是好朋友来了，他也不搁笔，一直到晚上。像他这样辛勤作书画的大家非常少见。溥老的字比画好，诗文更好，出手特快，而且才思敏捷。朋友称他是一步成诗。他常常能在不经意中出大作，出好东西。

生活中的溥老有些与众不同。他对自己的饮食品质很考究，抽烟反而要求很低，价格最低的烟也抽，这对他以后的身体损伤很大。他特别喜欢吃大闸蟹，每年都要去香港吃大闸蟹。有时在一个饭桌上，自己的那份吃完后，还会把别人的份额也拿去吃了。以至于有一次为吃大闸蟹失踪数小时，香港一些媒体猜测是被绑架了，弄得后来台湾当局不允许溥老去香港，这可把他憋坏了。一次朋友拿出齐白石的画作《牵牛花》给他看，他借题发挥在上面题了一首诗，以宣泄自己的情绪：“牵牛开真早，带露叶初唏。草虫依砌下，嚶嚶何处飞。”最后我把这幅大作买下了，为了这个掌故，也为了这份情怀。

过端午节，相互间都要送些物品。有一回，我去溥老家送礼，看到他一只脚在门外、一只脚在门内和儿子玩打弹子。这时我发现他的脚上有块红颜色，以为是他脚破了，但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袜子上破了一个洞，他在破洞处画了一个活灵活现的钟馗，我说画得这么好，要是在纸上多好。溥老问：“你要？”我说：“我要。”于是一幅精彩

的杰作很快出现在我面前。当时溥老自己都惊讶，画得这么好，要让这幅画在他家挂上几天。一年后，他生病了，我去看他，他取下来双手捧给我：这是答应给你的，言而有信。

溥老平时抽烟太多，烟不离手，而且经常抽劣质烟，这对他呼吸道损害相当大，后来得了鼻咽癌，并扩散到淋巴。他对我说“我现在喝水都要往外吐”，边说还边画了张喷水大仙图。我劝他去医院，他不愿去，他自己找中医，拖了两三个星期，把最好的治疗时间错过了。后来吃东西不行了，只得听从我的意见去医院治疗。这当中，我还专门查阅了皇家家谱，得知旗人中从没有人得过鼻咽癌，又查了他家人的资料，发现他母亲祖籍广东，而这一带人有此类病史。当时我带他去台湾荣民医院做钴放射治疗，效果还不错。当他听别人说这种疗法会掉光眉毛和头发，他很是恐惧，因为他平时非常讲究仪容，出门连眉毛都要化妆。于是溥老自己偷偷出院，并要求亲友不许告诉陆医生。由于医疗中断几天，病情很快加重，一天溥老儿子急切地跑来找我，要跪下求我救救他父亲，我急忙去溥老家，做他工作赶快住院，并答应他把所有藏品、作品封箱、锁房，不让任何人动。这样他才答应去医院。在医院里，他紧紧拉着我的手，不许我走开，我答应他晚上搭小床睡在病床旁陪伴他。他似乎真的有些预感，特别流露出对生活的眷恋和对我的依赖。就在住院的当天凌晨一点钟，他的手在我手中慢慢冰凉，撒手人寰。那是1962年的11月18日，溥老走完了他68年人生。从此我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良师益友。

采访者：在您的收藏经历中是否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事？

陆：当然有。国画堂当时在台湾以收藏经营名人字画而闻名，国画堂老板常常拿些字画请溥老看。有一次我看见堂前的角落里放着一捆字画，十分好奇，问他，这是谁的字画？有没有给溥老看。他说，这些是溥老不要看的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，是溥先生的对联。我立即打开一看，对联还真写得不错。于是我花了几百元买下了。正好我哥哥过来，喜欢这副对联，我说你想要就拿去吧。哥哥要我请溥老题个上款，我想这没问题，便上楼请溥老在对联上题款，溥老当时正准备应约赴宴，黄包车已在门外等候。所以溥老没细看，二话不说提笔题了上款，匆匆去享受他的美食去了。这件事情本来很平常，没想到过了几天国画堂老板匆匆忙忙来找我：陆医生，实在对不起，那天卖给你溥先生的对联是假的，我不能卖假东西给你，还是退给我吧。我当时听傻了眼，这副对联已经让溥老题了上款，在我哥哥家里好好地挂着呢，怎么能再退给你呢？此事也就这样过去了。有一天，书画名家高逸鸿、季康、匡仲英等来我哥哥家作客，看到这副对联，一致认为溥老这副对联字写得不错，可惜上款题得却差了一点。我听了这话，啼笑